

說文解字第一上

漢太尉祭酒許慎記

宋右散騎常侍徐鉉等校定

十四部 六百七十二文 重八十一

凡萬六百三十九字

文三十一 新附

一 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

皆从一於悉切 古文一

元 元始也从一从兀徐鍇曰元者善之長也故从一愚袁切

天 天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他前切

說文一上 一部 上部

五 丕大也从一不聲敷悲切

吏 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徐鍇曰吏之治人心主於一故从一力置切

文五 重一

上 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凡上之屬皆从上時掌切

篆文上

帝 帝諦也王天下之號也从上束聲都計切 古文帝古

文諸

龍童音重音古文上

旁 旁溥也从二關方聲步光切 古文旁亦古文旁

篆籀文

許慎說文解字

丁 丁底也指事胡雅切 篆文丁

文四 重七

示 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古文上字 三垂日月

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从

示神至切 古文示

祐 祐上諱臣鉉等曰此漢安帝名也 福也當从示古聲侯古切

禮 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豐亦聲靈啓切

古文禮

禧 禧禮吉也从示喜聲許其切

禱 禱以真受福也从示貞聲側鄰切

說文一上 上部 示部

祿 祿福也从示示聲盧谷切

禡 禡福也从示虎聲息移切

禎 禎祥也从示貞聲陟盈切

祥 祥福也从示羊聲一云善似羊切

祉 祉福也从示止聲較里切

福 福也从示畐聲方六切

祐 祐也从示畐聲方六切

祗 祗敬也从示氏聲旨移切 福文从基

祗 祗安福也从示是聲易曰祗既平切 市支

姚孝遂著

许慎《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影印

许慎与说文解字

姚孝遂著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6印张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2,500册

统一书号: 9018·141 定价: 1.10元

目錄

一,	作者許慎	一
二,	《說文》——時代的產物	三
三,	《說文》的寫作目的和動機	六
四,	《說文》版本	八
五,	《說文》體例	一〇
六,	《說文》書體	一六
七,	文字學的基本理論——六書	二〇
八,	《說文》部首	四二
九,	歷代對《說文》的研究	四九
十,	《說文》得失的評價	六三
	附錄：古今文字	八八

許慎與《說文解字》

姚孝遂

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亦簡稱《說文》，在我國學術史上，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過去的學者，一直把《說文解字》放在與儒家的經典著作相等同的地位。而事實上，《說文解字》已成為「經書」的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

直至今天，如果想要深入地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哲學、古典文學等等，就必須研究《說文解字》。清代樸學的空前發展，其主要基礎之一，就是通過對《說文解字》的深入研究。當時，誰要是沒有讀過《說文解字》，就會被認為是孤陋寡聞，遭到學林的輕視。大家習慣地把《說文解字》親切地稱呼為《說文》。

對於這麼一部有如此深遠而廣泛影響的著作及其作者，我們有必要進行一番瞭解，考察一下這部偉大的著作是如何產生的？它有哪些重要的內容？它有哪些成就和影響？我們今天如何正確地加以評價？我們首先從作者許慎談起。

一、作者許慎

許慎，字叔重，東漢時期豫州汝南郡召陵縣人（即現在的河南省鄆城縣）。他具體的生卒年不詳，但大體的活動年代還是比較清楚的。

清代的嚴可均在其《許君事跡考》一文中認為：「許慎蓋生於明帝朝。其根據是：『《說文後叙》作於永元十二年，彼時許君不得甚少，即使年未三十，亦必生於明帝朝也。』」（這個根據是不可靠的，因

為單純根據這一理由，可以把許慎的生年上推到建武之中葉。）

漢明帝初即位是永平元年，即公元五十八年。清陶方琦即據嚴氏之說，在其《許君年考表》中，即以爲許慎生於此年。

實際上嚴可均、陶方琦之所以要把許慎的生年定在漢明帝時期，其真正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們誤信了《後漢書·夜郎傳》的記載，以爲漢桓帝時尹珍還曾經從許慎受五經。

桓帝初年爲公元一四七，上距永平元年已九〇年。許慎的儿子許衡上表時是漢安帝建光元年（公元一二一年），其時許慎已老病在牀。在此二十六年之後，猶能以九十高齡授五經，這種可能性質在微乎其微。所以他們必須把許慎的生年限制在明帝朝，即公元五十八年以後，否則的話，如果承認許慎生於光武建武年間（二五——五六），則許慎此時已百歲左右了。

范曄《後漢書·夜郎傳》的記載是有問題的。俞樾在其《癸巳存稿》的《書後漢書夜郎傳後》，據《華陽國志》以爲尹珍乃明帝時人，從許慎學當在明帝之世。桓帝時尹珍已爲荊州刺史，「范書以作刺史之年爲游學之年是范疏也。」

許慎早年當過「郡功曹」，在功曹任內，他「奉上以篤又，率下以恭寬」（見《汝南先賢傳》、《太平御覽》二六四引），受到大家的尊敬與愛戴，於是被推舉爲「孝廉」。

建初四年（公元七九年）漢章帝召集一批學者講學於白虎觀，四年之後，又命令賈逵等挑選一批「高材生」講授古文經學，許慎可能就是在此時開始從賈逵學習的。

賈逵是古文學派的創始人、劉歆的再傳弟子，爲一代鴻儒，《後漢書》有他的傳。他卒於永元一三年（公元一〇二年），年七十二。據此上推他的生年當是建武六年，即公元三〇年。若據中國古代的習慣，年七十二乃虛歲，則當生於建武七年（公元三一年）。

永初四年詔馬融等「校書東觀」，這是我國歷史上一次大規模的圖書整理工作。許慎參加了此項工作，並在此期間結識了馬融。許慎的博學，受到了馬融的推重。

馬融在《後漢書》也有傳，其生卒年是可考的。馬融卒於延壽九年（公元一六六年），年八十八，據此推其生年當是建初四年（公元七九年）。

許慎肯定晚於賈逵，早於馬融。這就是我們所瞭解的許慎的大體活動的年代。

許慎曾任過大尉南閣祭酒，後來又除交長（即交縣的縣長）所以人們又稱他為許祭酒、許交長（他的著述有：《五經異義》、《孝經古文說》、《淮南子注》等，今皆亡佚，而唯有《說文解字》通行於今。

二、《說文解字》——時代的產物

《說文解字》一書，是許慎編撰而成的，任何人都無法否認，《說文解字》的成書，應當是許慎的功蹟。

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說文解字》之所以能够由許慎撰寫成書，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所促成的。漢王朝的興起，革秦之弊，除禁書之律，提倡經學，通經者可以為博士，這些措施有力地促進了當時各項文化事業的繁榮與發展，形成了諸家爭立的局面。

1. 當時的學術動態

在西漢時期，通行的典籍是以當時通行的文字書寫的。以這些典籍為依據並表示其學術的、政治的主張的學者，稱為今文學派，他們以董仲舒的《公羊》學為代表。他們認為孔子的六經皆有微言大義，他們的任務就在於闡發這些微言大義，主張通經以致用。在整個西漢時期，今文學派幾乎居於統治地位，猶其政治上是如此。

然而與此同時，由於往往於山川得鼎彝，上面有的附有古代的銘刻，再加上除禁書之律以及民間藏書陸續問世，如張蒼的《春秋左氏傳》等。從我們今天看起來，這些都是屬於古文字的資料。

這樣，就先後出現了不少對古文字有研究的著名學者，如張敞、揚雄、杜林、晁禮等人。

他們都很清楚，要想讀古書，必須先認識古字。平帝元始五年（公元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課、鍾歷、小學、史學、方術、本草以及五經、《孝經》、《爾雅》者數千人至京師講學。在

文字學方面，就有爰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未與官中。這是一次空前規模的學術會議，這樣就促進了文字學的興起。

漢武帝時，在孔子的舊宅發現了一批用古文字書寫的典籍，有《尚書》、《周禮》、《論語》、《孝經》等等，稱為壁中古文，亦稱為古文經。這種文字，實際上是戰國時期的文字。

由於這些古文字一般人不認識，就需要對它進行考釋，需要進行研究整理。後來經過劉向，劉歆父子的研究整理，始為人們所重視，這樣就逐漸形成了所謂的古文學派。

古文學派在學術上是以文字、聲韻、訓詁三學為基礎的。古文學派的興起，所有有關的研究成果，就為《說文解字》的成書提供了條件。

2. 前期字書的基礎

《說文解字》是我國最早的、規模最大的、內容最豐富、最完備的字書，它不可能是憑空產生的，而必然有一個廣泛而堅實的基礎。

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略早於《說文解字》的字書，祇有《爾雅》。《爾雅》也是一部了不起的偉大著作，《說文解字》無疑是吸收了《爾雅》許多有益的內容。但《爾雅》僅僅祇有文字意義的解釋，而沒有涉及文字的形體結構和音讀問題，《說文解字》在這些方面要完備得多。

另外還有一篇《急就篇》。我們的意見是，嚴格地說起來，這祇是一本識字課本，而不能算是字書。儘管我們今天可以通過對《急就篇》的研究，發現許多有關西漢時代的辭彙方面、方言方面很重要的資料。

然而，《說文解字》撰寫的基礎，決不止這一些。早期的字書，我們今天雖然無法見到，但根據前人的引述，大體上還是知道一些。比較著名的有：

①、《史籀篇》

班固《漢書·藝文志》以為周宣王太史所作，又謂乃「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說文解字》所引的「籀文」，就是來源於《史籀篇》。王國維在其《史籀篇疏證》中認為，「考其字體，乃戰國文字，秦人作之以教學童」。

②、《倉頡篇》

相傳屬李斯所作。

③、《爰歷篇》

相傳屬趙高所作。

④、《博學篇》

相傳屬胡毋敬所作。

《說文解字》云：「七國之時，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初兼並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西漢時，將秦代的《倉頡》、《爰歷》、《博學》三篇合並為《倉頡篇》。由於《倉頡篇》多古字，一般人已不能通其讀，漢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

張敞的學識，通過其女兒傳授到他的外孫杜業，再由杜業傳授其子杜林，杜林曾著有《倉頡故》。《說文解字》曾引證過杜林的說法。

⑤、《凡將篇》

司馬相如所作。

⑥、《急就篇》

史游所作。

⑦、《元尚篇》

李長所作。

⑧、《訓纂篇》

楊雄所作。

其中祇有《急就篇》由於歷代著名的書法家如張芝、鐘繇、皇象、索靖等曾加臨寫，所以作為書法而流傳至今，其餘均已亡佚。考其內容，大體與《急就篇》均相近。

許慎與《說文解字》

這些在今天看起來，與其說是字典一類的書籍，不如說是識字課本一類的書籍更為恰當一些。但這些都是對文字進行研究整理工作的一部份，都為《說文解字》的成書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三、《說文解字》的寫作目的和動機

凡是讀過《說文解字》的都很清楚，其所有的說解，都是為了探求文字的本源，推考文字的形、音、義之間的關係及其由來。正如許慎本人在其《後叙》中所說的：

「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源。」

每一個文字都有其一定的形體，它的形體為什麼是這樣的？每一個文字都表示一定的概念，它為什麼具有這樣的概念？每個文字都有一定的讀音，它為什麼讀這個音？舉例來說：（所引《說文》，除注明者外，均據大徐本）

井「八家一井，象構韓形，、鑿之象也。」井字的「井」乃象「韓」——就是井垣，其中的一點就像汲水的鑿，因此，井所代表的概念就是用以汲水的「井」。《爾雅·釋水》《疏》所引《說文》井字的解釋為「鑿地取水也」。

企「住也。從大立一之上。」「一」代表「地」，「大」即「人」，人站在地上，即站立之意。因此「企」即表示「站立」。

𠂔「人之臂亦也。從大，象亦之形。」「大」象人形，其旁兩點，即指示「腋」所在之處，因此，「亦」字的原始概念，乃「臂腋」。「腋」是後起字，《說文》沒有「腋」字。

𠂔「養牛人也。從支，從牛。《詩》曰：牧人乃夢。」拿着鞭毆趕牛，所以牧字是「養牛人」的意思。由於許慎引證了《詩》「牧人乃夢」這句話，所以他把「牧」解釋為「養牛人」，「牧」字的本義究竟是什麼？「牧」字，從支，也聲，讀與施同。「許慎認為「𠂔」字的結構是，「支」為義符，「也」為聲符，「𠂔」為聲。

符，「岐」字就從「也」得聲，並注明其讀音與「施」是一樣的。實際上「施」也是從「也」得聲的字。

今天我們念「也」、「岐」、「施」這三個字的音，相差都很遠，而在戰國秦漢時期，這三個字的讀音是相同的。

於「旗兒」從「也」聲。齊樂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許慎在這裡對於「施」字形、音、義各方面的本源及其相互關係都作了比較全面和深入的探討。

我們再進一步追問：許慎為什麼要探索這些本源呢？他的動機究竟是什麼？這和許慎所處的時代環境是密切相關的。

西漢時期「經學」盛極一時，經學既是某種政治主張，也是某些人借以獵取利祿的一種手段。西漢時期居統治地位的是「經今文學派」，凡通一經者即可立為博士。他們認為，所有的經書都是聖人之言，經書中的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字，都富有聖人的「微言大義」，這些微言大義就是修身、治國、平天下之大道。實際上所謂的「微言大義」，不過是這些經學家為了推行其政治主張、推托之於聖人之言，以提高其權威性的一種障眼法。及至其末流，就導致其隨心所欲地解釋經書，借以捏造所謂的「微言大義」以滿足個人的動機。

語言文字是約定俗成的，語言文字有其本身的規律性，它不是任何人所能任意加以解釋的。「經書」是古代留傳下來的典籍，這也祇能首先依據語言文字本身的運用規律性來探求這些典籍記載的含意。

許慎對於那種隨心所欲地說解文字和解釋典籍的現象十分憤慨，他認為：「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是造成典籍解釋混亂的根本原因。為了糾正這一時弊，有必要對於語言文字的規律性作深入而全面的探討。因為「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他之所以窮畢生之力寫成《說文解字》一書，就是為了「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以上引文均參見《說文解字叙》）。很顯然，這就是許慎的寫作動機。如果說《說文解字》是一部憤世嫉俗的作品，可能很多人會感到奇怪，然而事實確實如此。

四、《說文》版本

許慎於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一〇〇年）完成了《說文解字》的寫作（或以爲許慎「創稿」於此年是錯誤的）；其子許衡於建光元年（公元一二一年）上書於漢安帝。自是以後，《說文解字》一書即開始廣泛流傳。《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經籍志》均有著錄。

梁庾儼著有《廣說文》一卷；《隋書經籍志》還曾列有《說文音隱》四卷，這說明已出現有專門研究《說文解字》的著作。陸德明的《經典釋文》、李善的《文選注》、玄應及慧琳的《一切經音義》、都曾大量地引證過《說文解字》。隋唐間著名的注疏家如顏師古、孔穎達、賈公彥亦曾多加稱引。晉呂忱《字林》、梁顧野王《玉篇》，更是在《說文解字》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宏篇巨帙。這些都充分說明歷六朝隋唐諸世，《說文解字》一直是廣泛流傳的。約在公元八世紀的中葉，李陽冰曾對《說文解字》作過一番整理刊定的工作，並表達了一些個人的見解。李氏的刊定本現在已無從得見，後人多攻擊他篡改許氏的舊文，是許氏的罪人，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據徐鉉上表「唐大歷中，李陽冰篆跡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對他基本上還是肯定的。他祇是反對李陽冰「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他所擔心的是「今之爲字學者，多從陽冰之新義」。徐鉉《繫傳·祛妄篇》也祇是不同意李氏個人對於文字的某些說解，也就是他的「新義」那部分。我們現在還很難說，李陽冰的刊本與大、小徐的本子有什麼根本的區別。他本人表示某些與許慎不同的見解，這並不等於說，他改動了許書的原文。所謂李陽冰「宰改」、「擅改」許書的說法，都是毫無根據的。

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本子是唐代的殘寫本，祇剩下「木」部的一八八字，祇佔整個《說文》九三三三字的不及五十分之一。一般認爲是寫於九世紀二十年代唐穆宗時。這個殘寫本祇能說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它不是一部完整的書。它的篆體與傳世的大小徐本篆體稍有區別者祇有五個字，其它內容方面也大都大同小異，這也足以說明中唐以後的《說文解字》通行本，並不存在着什麼經過李陽冰「擅改」的問題。

現在所見到的《說文解字》，是由兩個系統流傳下來的。一個是南唐時期徐鉉的《繫傳》，稱為「小徐」本；一個是北宋初徐鉉等的校定本，稱為「大徐」本。徐鉉、徐鍇是兩兄弟，他們對《說文》都有精深的研究。徐鍇是弟，他死得比較早。其所著《說文繫傳》多發表個人見解。徐鉉是兄，仕宋後於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九八六年）完成了《說文》的校定工作。他偏重於《說文》本身的校勘整理，力圖恢復《說文》的本來面目。

現在所見《繫傳》比較好的刻本是清代析寓藻于道光十九年（公元一八三九年）根據顧千里宋鈔本及汪士鍾所藏宋刻殘本，經過承培元、苗夔等詳加校訂的刻本。

現在流傳的「大徐」本最早是毛晉據宋刻本所翻刻的。它分初印本及刻改本兩種，這就是汲古閣本。清嘉慶十四年（公元一八〇九年）孫星衍又據宋本重刻，是為平津館本。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陳昌治又根據孫本加以校訂，這就是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所據以整理出版的底本。

傳世的大徐本和小徐本雖然所根據的都是較早的宋本，但這些是否就是許慎所撰寫的本來面目呢？爲了這個問題，前人作了大量的考證。

關於「大徐」本，有姚義田《嚴可均的〈校議〉、鈕樹玉的〈校錄〉、廣事徵引，以考訂徐鉉之失。關於「小徐」本，則有汪憲《繫傳考異》、王筠《繫傳校錄》。

大小徐本各有異同，至於其是非，則是千古爭訟的問題。因此有專門比較二徐同異的著作。其最著者有田吳焯《說文二徐箋異》。清代研究《說文》的四大家中如段玉裁、王筠均對《說文》作過深入的校訂工作。除有專門的著作如段氏的《汲閣說文訂》、王氏的《繫傳校錄》而外，段氏的《說文解字注》、王氏的《說文句讀》皆充分地反映了他們考訂的成果，所以這些本子都與一般的有所出入。因此我們在引證《說文》的時候，遇到這種情況，應注明是採用哪一個本子。

一九三一年丁福保編纂之《說文解字詁林》采錄有關《說文》之著述一八二種，總共二五四家之說，彙集成書，盡可能選擇善本剪貼影印。每釋一字，衆說咸備，這是一部研究《說文》非常方便的書。其後又有《詁林補遺》之作，搜羅更臻完備。再有遺漏，也就有限了。

從許慎到我們現在已將近兩千年了，自二徐到我們現在也已將近一千年。經過多次傳鈔翻刻，《說

文》一書，不僅與許慎的原著有距離，而且也非二徐的本來面目。清代學者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其成果是值得重視而加以利用的。

五、《說文》體例

凡所著述，都有一定之體例。不明一書之體例，則難以理解一書之內容以及作者之意旨。許慎在其叙言中，祇是簡略地提到《說文》之體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採通人」，「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源」。歷代學者，對其具體內容都曾有所探討，分析、歸納了不少條例。其中以王筠的《說文釋例》較爲完備。他在《說文釋例》的《自序》中說：「積二十年，然後於古人製作之意，許君著書之體，十餘年傳寫變亂之故，鼎臣以私意竄改之謬，犁然辨哲」。王氏所涉及的東西太廣，所總結的有「正例」、有「變例」、條目繁多，初學者不易掌握。

作爲一部像《說文》這樣「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的早期著作，要想做到始終嚴整如一，沒有任何疏漏，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沒有必要替許慎迴護，一概以「變例」爲之說解了。

我們現在要想完整地歸納出一套《說文》的體例是比較困難的。這裡祇是介紹一些前人已經指出的，對於理解《說文》一書的內容有所幫助的《說文》體例。

1. 說解的體例

①、凡許慎對於文字的說解，必先字義，然後字形，如：

定：「安也。從宀從正。」

旦：「明也。從日見一上。一，地也。」

果：「木實也。從木，象果實在木之上。」

②、凡說解形體，必先舉本部首，而後再舉別部之形體。如：

暴：「睂也。從日從収從米。」

吏：「治人者也。從一從史，史亦聲。」

更：「治人者也。從一從史，史亦聲。」

筭：「長六寸，計歷數者。從竹從弄，言常弄乃不誤也。」

獸：「守備者。從豎從犬。」

獸在豎部，所以必先言從「豎」。

但也有少數的例外。如：

禽：「山神獸也。從禽頭，從九，從少。」

禽在公部，當先言從九。

投：「軍中所持爰也，從木從爰。」

投在爰部，當先言從爰。

③、凡言「從某某」者，是連文以爲意，以意爲主，不必以部首爲主，此等皆爲會意字。如：

斲：「斷也。從斤斷艸。」

斲在艸部，今作折。此不必言從艸從斤。

武：「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戰兵，故止戈爲武。」

武在止部，祇能言「止戈」，「戈止」則不詞。

2、《說文》五四〇部，大體上是據形系聯的，凡形體相關或相近者，均按次序排列，例如：

以「一」爲全書之首，所謂「道立於一」，天地萬物都是從「一」派生的，這就是《說文》「始一」之意。

上、下、示，均和「上」有關；

三、王、玉、珏均和「三」有關；

許慎與《說文解字》

二

少、艸、蓐、艸都和「少」有關。

有些則是「以類相從」的，如：

豕、豕、豕、豚、豕、豕、豕、易、象、馬、廌、鹿、麋、兔、兎、兎、犬、犬、鼠、能、熊、都是

斤、斗、矛、車，皆是器用類。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皆是干支類等等。

至於「水」部爲什麼要列在「心」部之後，「人」部爲什麼要列在「甫」部之後，「日」部爲什麼要列在「皿」部之後等等，則不必有什麼必然的原因。許慎也不會有什麼深意在其中，用不着穿鑿附會。徐鍇的《繫傳》一定要說明某部一定要列在某部之後的原因，如說：「虎以飾彝器」，故「皿」部列在「虍」部之後；「心，疑也。心，大火也；火，水之妃也。」所以「水」部要列在「心」部之後；「熊，陽物也。熊熊然火之盛也。」所以「火」部要列在「熊」部之後。這些都是屬於「牽強附會」之類，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3. 《說文》的九四三一字分列在五四〇部中，都是「以類相從」。凡所從而得義之字，必屬於某部，也就是隸屬於其主要意符的部首之下。如「示」部之字，均以「示」為主要意符，均與神祇禮儀之事有關；

「玉」部之字，均以「玉」爲意符，均與「玉」有關。

這就是許慎在《叙》中所說的「建類一首，同意相受」。

4、《說文》各部所列之字之次第，大體上是有一定規律的。

①、凡東漢皇帝之名諱，必列於一部之首。如：

「秀」爲禾部之首，漢光武帝名秀。

「莊」爲艸部之首，漢明帝名莊。

「烜」爲火部之首，漢章帝名烜。

「燧」爲火部之首，漢章帝名燧。

